

刘家峡：藏在黄河峡谷里的“明珠”

□ 王瑞文



刘家峡大桥 冯乐凯

在甘肃永靖县境内，黄河蜿蜒穿行，孕育出三大标志性大峡谷——炳灵峡、盐锅峡与刘家峡，这三段峡谷合称“黄河三峡”，共同勾勒出黄河上游独有的峡谷地貌画卷。

其中，刘家峡峡谷不仅以雄奇风光闻名，更因一座关键工程载入史册：被誉为“新中国水电第一张名片”的刘家峡水电站，便稳稳矗立于此，将黄河的奔腾之力转化为点亮时代的电能，成为中国水电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。

此前几次到访刘家峡，都不过是走马观花，未曾细品其韵味匆匆离去。直到今年秋天，才算真正与这片土地深度相逢。

车子驶离兰州，沿途尽是壁立千仞的山崖，车身在狭长的峡谷间蜿蜒穿行，始终难提车速。一个多小时后，眼前的景象骤然一变，压抑的峡谷感瞬间消散，一片小巧的盆地豁然铺开，而盆地正中央，一座百余米高的混凝土大坝如巨擘般矗立，气势撼人。当我们站在这座巍峨大坝的脚下，仰望着它沉稳的轮廓，心中的敬意油然而生，久久难以平复。

抵达刘家峡大坝后，我们下车沿坝顶缓缓前行，脚下的混凝土路面带着岁月沉淀的厚重感。

左手边，是一望无际的水库，澄澈的湖水在视野里铺展开来，碧绿的水波随微风轻轻起伏，阳光洒在水面上，折射出耀眼金光，在蓝天映衬下格外夺目；右手边俯身望去，堤坝下方的水闸间奔涌出滔天巨浪，白色的水花裹挟着轰鸣声直冲而下，气势磅礴，让人屏息。峡谷两侧的巨石岩壁如刀削斧凿般直立，任凭河水千百年来冲刷，依旧坚不可摧。望着眼前的景象，不难想象，当年在这样险峻的石岭间劈山峡、建电站，那工程该是何等浩大，又何等艰巨。

参观完大坝，我们换乘快艇，开启了库区游览之旅。快艇驶离码头，起初沿着狭窄的河道向西行进，两岸山峦对峙；一侧草木稀疏，裸露的岩层勾勒出苍劲的轮廓；另一侧却林木繁茂，秋日里树叶褪去翠绿，红得似火、黄得如金，层层叠叠的色彩倒映在湖面上。阳光穿透云层洒下，水面顿时变得五彩斑斓，微风拂过，粼粼波光随波摇曳，恍惚间仿佛水下还藏着一个光影交织的梦幻世界。更妙的是那无树的一侧山体，经水流与岁月雕琢，形成了

诸多奇形怪状的山峰，有的像相拥依偎的恋人，有的像蜷卧休息的小狗，还有的像龇牙咧嘴的怪兽，让人不禁感叹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快艇在碧绿的湖面上平稳穿行，忽然一道清晰的分界线闯入视野：线的一侧是熟悉的碧绿，另一侧却是浑浊的土黄。正当我们疑惑时，同行入解释，洮河裹挟着泥沙汇入水库，两种水质在此交汇，便形成了“泾渭分明”的独特景象。

湖面虽只有轻微浪花，快艇底部却被浪头打得“啪啪”作响，坐感如同行驶在略有颠簸的乡间路上，多了几分野趣。驶过洮河口后，库区水面骤然开阔，视野也随之舒展。这时，一艘快艇从旁疾驰而过，激起的水花溅过窗棂，恰好打在脸上，带来一阵凉爽惬意。而快艇划过的轨迹旁，不时有湖水被惊起，它们摆着尾鳍飞速掠过水面，转瞬又潜入湖中，为这片宁静的碧水增添了鲜活的生机与灵动的气息。

快艇继续前行，刘家峡大桥的轮廓渐渐清晰。它如一条银白色巨龙横卧峡谷之上，简洁流畅的桥身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与周边连绵的赤色山脉、桥下碧波荡漾的湖水相映成趣，共同勾勒出一幅壮阔又秀美的山水画卷。

驶过大桥，湖面愈发开阔，薄雾在水面轻轻弥漫，视线所及竟望不到边际。这“水色潋滟晴方好”的景致，恍若蓬莱仙境般亦真亦幻，同行文友纷纷举起手机，只想将这份美好永久定格。因还需预留时间参观刘家峡工业遗产博物馆，我们未再向库区深处行进，转而掉头返程。

走进博物馆，栩栩如生的人物雕塑、布满岁月痕迹的独轮车、锈迹斑斑的钎镐，还有一件件老式电气设备，瞬间将我的思绪拉回那个激情燃烧的建设年代。展区两侧的“七个第一”展板与大事记，无声诉说着刘家峡水电站的卓越地位：中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水电站、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大型水电站、第一座采用混凝土重力坝的水电站……每一个“第一”背后，都是建设者的智慧与汗水，更是中国水电从无到有、从弱到强的生动见证。置身这座地下输电站，能直观感受水电站修建的艰辛，零距离触摸岁月留下的痕迹。

在展柜中一本灰旧的课本前，我停下了脚步，里面收录了课文《参观刘家峡水

电站》。小学那会儿，就是通过这篇课文，“刘家峡”这三个字深深记在了心里。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，课文里描写的那些场景，如今真真切切地摆在了眼前。除了心里一阵热乎乎的触动，更多的是那种盼了好久的愿望终于实现的高兴劲儿。

旁边的展柜里，还有一份1975年2月5日的《人民日报》，也围了不少人看。头版最显眼的位置，印着“我国最大的水电站——刘家峡水电站胜利建成”的大标题，下面一行小字写着：“它从设计、施工到设备制造和安装，全部是依靠我们自己力量完成的。”读完这段话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想想那时候的条件，全靠先辈们一点点干出来，他们身上那股不服输、自己动手闯难关的劲头，真是让人打心眼里佩服。

细细观看一幅幅历史老照片，逐字阅读一篇篇翔实史料，聆听为电站建设做出贡献的先辈故事，我真切体会到电站建设的不易，更被先辈们“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”的无畏精神深深震撼。在“异重流”排沙沙盘前，工作人员介绍，1972年该厂观测员浦乃达发现这一技术，经后续优化，排沙比例从60%提升至95%以上，为后续水库排沙与黄河治理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方案，成功破解了水库排沙的世界级难题。

离开博物馆，我们行程的终点落在了在水库下游的生活区，这里藏着刘家峡最鲜活的烟火气。

道路两侧，月季仍在秋风里倔强绽放，把热烈的生机揉进微凉的空气里；成片的黄菊更似铺展的金色铠甲，将大地装点得格外富丽。再往深处走，连片的荷塘映入眼帘，荷花虽已谢去，饱满的莲蓬却缀满枝头，采莲挖藕的小舟在水面缓缓飘荡，划出圈圈温柔的涟漪。芦苇荡旁的鱼塘里，黄河大鲤鱼甩着尾巴活蹦乱跳，引得垂钓者静坐塘边，任时光慢流，只待渔线轻动。农家院落内人声鼎沸，阵阵饭菜香隐约飘来，原来这座因水电而生的小城，早已把壮阔的工业记忆，酿成了寻常日子里的安稳与热闹。这次刘家峡之行，也便在这烟火气里落下了帷幕，却让人忍不住记住：这里既有先辈们劈山治水的豪情，也有如今岁月静好的温情。



黄河三湾景区 田蹊



刘家峡恐龙馆一角 刘昆

临夏地质公园：探寻恐龙足迹化石群

□ 李萍

十月的风已染透西北的轮廓，将远山装扮成深浅不一的焦糖色，我踩着满地脆响的杨树叶，驱车向临夏地质公园刘家峡恐龙足迹化石群。沿途的黄河水像一条澄澈的碧玉带绕着峡谷蜿蜒，而公路尽头那片隆起的红色岩层，正藏着距今1.2亿年前的秘密——白垩纪时期，这里曾是恐龙繁衍生息的乐园，如今这里成为凝固时光的“地质博物馆”。

刘家峡恐龙足迹化石群坐落在永靖县太极湖北岸，距省会兰州仅40公里之遥。“甘肃最美旅游公路”，兰永沿黄一级公路如一条绸带，直通地质公园大门，让往来之旅变得格外便捷。

穿过恐龙湾隧道，循着道路指示牌右转驶离主路，在一片开阔的空地上，一块纹理似时光褶皱的巨型岩石映入眼帘，上面“临夏地质公园”“刘家峡恐龙足迹化石群”的金色字样熠熠生辉，在阳光下格外醒目。这里隶属盐锅峡镇，昔日当地人称其“老虎口”，后来因恐龙足印化石的发现，便有了更富传奇色彩的名字——“恐龙湾”。

走进园区，眼前的地貌便带来强烈的震撼。不同于江南的温润苍翠，这里的土地带着西北特有的粗粝与壮阔：红褐色的砂岩层层叠叠，像是被大自然的巨手随意堆叠，又经千万年的风蚀雨浸，雕琢出深浅不一的沟壑。阳光斜斜地打在岩层上，将纹理照得格外清晰，那些交错的路径里，仿佛还残留着远古河流的印记。

不远处，一尊巨型恐龙复原雕塑昂首矗立：它时而甩动长长的尾巴，带起一阵微风；时而摇晃硕大的头颅，目光仿佛穿越时空；时而张开巨口，发出一声震耳的吼叫，它以一种跨越时空的姿态，邀请着每一位访客踏入恐龙的“足迹秘境”。在它身后及芦苇边缘，十余只仿真恐龙错落分布，有的摇头摆尾似在漫步，有的昂首嘶吼似在呼唤同伴，让人恍惚间穿越到了亿万年前侏罗纪时代。曾听闻地质学家说，白垩纪时期的刘家峡，曾是一片广阔的湖泊与沼泽，温暖湿润的气候孕育了繁茂的裸子植物，也为恐龙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，这便是这片土地能留下如此丰富恐龙遗迹的“先天条件”。

沿着木质栈道向化石核心区走去，脚下的岩层逐渐变得平坦，身旁的解说牌上，一张张复原图将人拉回远古：巨大的蜥脚类恐龙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过湿地，留下深深的足印；小型的兽脚类恐龙在草丛间穿梭，追逐着昆虫与小型爬行动物；成群的鸟脚类恐龙，低头啃食着湖边的植物……正沉浸在想象中，前方突然传来一阵惊叹声，抬头望去，一片裸露的岩层上，数十个深浅不一的“大坑”赫然在目，这便是恐龙足印化石群的核心区域了。

当你蹲下身，带着一份对远古生命的

敬畏细细观察，便会发现这片土地之下，沉睡着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恐龙足印遗迹。其中，最大的后足印长达1.5米，宽度也有1.2米，这般尺寸，几乎与半个乒乓球桌的大小相当；而最大的前足印，长度可达1.1米，宽度为1米。从这些足印的步幅来看，前后足印之间的步幅达到了3.75米，两条后腿的间距也有3.45米，若是以这样的步幅行走，只需两步，便能跨过一个标准的篮球场。

看着这些足印，你的思绪仿佛被拉回了亿万年前白垩纪时代，恍惚之间，仿佛那只体长超过20米、体重将近50吨的巨型恐龙，正迈着沉重而稳健的步伐，从时光的深处缓缓走来，似乎下一刻，就会再次踏入这片它曾经繁衍生息的土地。

馆内讲解员指着足印旁的岩层解释：“这些足印能保存下来全靠一场‘巧合’：当年恐龙走过湿润泥地留下足印后，恰逢快速泥沙沉积将其完整覆盖；随着地质运动，泥沙逐渐固结成岩，又经后期风化作用，才让这些‘时光的脚印’重见天日。”我伸手轻轻触碰岩层，指尖传来冰凉粗糙的触感，仿佛能透过坚硬的石头，触摸到1.2亿年前泥地的柔软，以及恐龙脚掌曾留下的温度。

紧接着来到化石馆内，更是让人仿佛走进了“恐龙王国”。这里陈列着从园区出土的各类化石标本：有完整的恐龙蛋化石，蛋壳上的纹理清晰如初；有恐龙的椎骨化石，粗壮的骨骼让人不难想象它生前的庞大身躯；还有一些小型恐龙的牙齿化石，尖锐的齿尖昭示着它肉食的习性。最让人震撼的是一幅巨大的足印化石拓片，上面密密麻麻排列着数百个足印，有大有小，有深有浅，甚至能看出恐龙行走时的“步态”，有的足印间距均匀，显然是从容漫步；有的足印深浅不一，或许是在快速奔跑。这些足印不仅记录了恐龙的活动轨迹，更成为研究白垩纪恐龙行为学、古生态学的珍贵资料，难怪这里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“全球值得关注的地质遗产”。

午后的阳光愈发柔和，我坐在景区的观景台上，望着远处连绵的红色山峦与脚下的化石岩层，心中满是感慨。1.2亿年前，恐龙曾是这片土地的主宰，它们在湖泊边饮水，在草原上奔跑，在森林里觅食，而如今，它们的身躯早已化为尘土，只留下这些足印化石，默默诉说着远古的故事。

离开景区时，夕阳正缓缓沉入远山，将天空染成一片半透明的橘红色，也为那些红褐色的岩层镀上了一层金边。回望地质公园的方向，那些凝固的恐龙足印，仿佛仍在时光里静静等待，等待每一个前来探访的人，聆听它们跨越亿万年的“生命独白”，感受这片土地跨越时空的壮美与神奇。



刘家峡大坝交汇景观 冯乐凯